



贡布里希文集

主编 范景中 杨思梁

E.H.Gombrich

# THE PREFERENCE FOR THE PRIMITIVE

Episodes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taste and art

## 偏爱原始性

——西方艺术和文学中的趣味史

著者 [英] E.H. 贡布里希

翻译 杨小京

校译 范景中



广西美术出版社

*Et hoc hinc*



贡布里希文集

主编：范景中 杨思梁

E.H.Gombrich

# THE PREFERENCE FOR THE PRIMITIVE

Episodes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taste and art

## 偏爱原始性

西方艺术和文学中的趣味史

著者 [英] E.H. 贡布里希  
翻译 杨小京  
校译 范景中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偏爱原始性——西方艺术和文学中的趣味史 / [英] 贡布里希著；杨小京译，范景中校。—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6.8

(贡布里希文集)

书名原文：The Preference for the Primitive

ISBN 978-7-5494-1524-3

I. ①偏… II. ①贡… ②杨… ③范… III. ①原始美术—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J1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8722号

Original title: The Preference for the Primitive: Episodes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Taste and Art  
© 2004 Phaidon Press Limited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Guangxi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under licence from Phaidon Press Limited, Regent's Wharf, All Saint Street, London, N1 9PA, UK, © 2015 Phaidon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Phaidon Press.

本书由英国费顿出版社授权广西美术出版社独家出版。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贡布里希文集

主编：范景中 杨思梁

## 偏爱原始性

——西方艺术和文学中的趣味史

著者	[英] E. H. 贡布里希
翻译	杨小京
校译	范景中
策划编辑	冯波
责任编辑	谢赫 陈曼榕
封面设计	陈凌
校对	梁冬梅 农丽
审读	肖丽新
出版人	彭庆国
终审	姚震西
出版发行	广西美术出版社
地址	广西南宁市望园路9号(邮编：530023)
网址	www.gxfinearts.com
印刷	广东省博罗县园洲勤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mm × 1092 mm 1 / 16
印张	19.875
出版日期	201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94-1524-3/J · 2466
定价	118.00元

# 目录

译者序 艺术史家是文明的代言人 / 7

前言 偏爱原始性 / 23

第一章 柏拉图的偏爱 / 27

插曲：进步还是衰落？ / 50

第二章 崇高的崛起 / 56

第三章 前拉斐尔派的理想 / 97

第四章 寻求精神性 / 148

第五章 形式价值的解放 / 185

插曲：新世界和新神话 / 203

第六章 二十世纪 / 208

倒退的诱惑 I / 238

倒退的诱惑 II / 244

第七章 原始性：于意云何？ / 269

附录 古物的研究 / 296

注释 / 299

索引 / 306

图片版权 / 317

Et vous bien 偏爱原始性



拉斐尔,《基督变容》,约1519—1520年  
Pinacoteca Apostolica,Vatican

贡布里希文集

主编：范景中 杨思梁

E.H.Gombrich

THE PREFERENCE FOR THE  
PRIMITIVE

Episodes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taste and art

# 偏爱原始性

西方艺术和文学中的趣味史

著者 [英] E.H. 贡布里希

翻译 杨小京

校译 范景中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偏爱原始性——西方艺术和文学中的趣味史 / [英] 贡布里希著；杨小京译，范景中校。—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6.8

(贡布里希文集)

书名原文：The Preference for the Primitive

ISBN 978-7-5494-1524-3

I. ①偏… II. ①贡… ②杨… ③范… III. ①原始美术—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J1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8722号

Original title: The Preference for the Primitive: Episodes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Taste and Art  
© 2004 Phaidon Press Limited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Guangxi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under licence from Phaidon Press Limited, Regent's Wharf, All Saint Street, London, N1 9PA, UK, © 2015 Phaidon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Phaidon Press.

本书由英国费顿出版社授权广西美术出版社独家出版。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贡布里希文集

主编：范景中 杨思梁

## 偏爱原始性

——西方艺术和文学中的趣味史

著者	[英] E. H. 贡布里希
翻译	杨小京
校译	范景中
策划编辑	冯波
责任编辑	谢赫 陈曼榕
封面设计	陈凌
校对	梁冬梅 衣丽
审读	肖丽新
出版人	彭庆国
终审	姚震西
出版发行	广西美术出版社
地址	广西南宁市望园路9号(邮编：530023)
网址	www.gxfinearts.com
印刷	广东省博罗县园洲勤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	19.875
出版日期	201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94-1524-3/J · 2466
定价	118.00元



# 目录

译者序 艺术史家是文明的代言人 / 7

前言 偏爱原始性 / 23

第一章 柏拉图的偏爱 / 27

插曲：进步还是衰落？ / 50

第二章 崇高的崛起 / 56

第三章 前拉斐尔派的理想 / 97

第四章 寻求精神性 / 148

第五章 形式价值的解放 / 185

插曲：新世界和新神话 / 203

第六章 二十世纪 / 208

倒退的诱惑 I / 238

倒退的诱惑 II / 244

第七章 原始性：于意云何？ / 269

附录 古物的研究 / 296

注释 / 299

索引 / 306

图片版权 / 317

谨以此书献给女史繆斯蒂 [ Caroline Mustill ] ，  
若无她默默无闻的慷慨相助，本书难克其成。

E. H. 贡布里希

## 译者序 艺术史家是文明的代言人

贡布里希于 Phaidon 出版社共出书十七种。《偏爱原始性》系最后一卷，贡氏知其进入印刷程序，但未见装本成册，即溘然冥灭。高山其颓，风音独远，岁月流逝，越轶一纪。今名著拙译，踏地履冰，锐思猗文，然脂写声，刻鹄初成，草此小稿，谨遵师命，敬为纪念。

1950年，贡布里希印行他的第一部艺术史著作，名为《艺术的故事》，用图像讲述了西方艺术的历史，讲述了人们制作图像的故事，尤其是制作杰出图像的故事。1960年，贡氏出版的《艺术与错觉》，用一个公式“图式与修正”，回答了西方美术为什么有一部历史。半个世纪后，贡氏完成的这部最后著作《偏爱原始性》，又启用一个观念，再次讲述西方艺术的历史，讲述西方艺术中不断复古、不断回归原始的故事。曩昔，贡氏撰写《艺术的故事》，是凭口述，靠打字员，快速完成，可这次是经过漫长的岁华才草草收稿。实际上，本书的主题即艺术复古的趣味问题，作者久蓄于心，十四岁准备中学毕业考试的文章，就是“自温克尔曼至今的趣味变迁”。《艺术的故事》出版后的二十年间，他多次想集中力量阐述原始主义的问题，也发表了一些论文，例如《古代修辞学中关于原始主义的论战》、《艺术与进步》和《艺术中的原始性及其价值》。但遗憾的是，他不断受邀请作讲演，还有《瓦尔堡思想传记》（1970年）、《秩序感》（1979年）等专著的写作，耗去他的光阴，以致让他最感兴趣的这个问题一直伴随他到暮年。从这个角度看，《偏爱原始性》与《艺术的故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是他写作时间最长的一部著作，不妨说是他的 lifelong interest（终身兴趣），是他漫漫学术生涯的支柱。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对照：《艺术的故事》讨论艺术家在寻求模仿现实中的一系列技术发明和发现，例如透视法、明暗法和构图法，讲述艺术问题的解决怎样推动自然主义的进步；《偏爱原始性》则关注趣味潮流的反向发展：过多的自然主义所导致的艺术走向粗陋，走向笨拙，走向天真，走向异域，或者说，走向原始，走向复古。个中的原因到底何在，《偏爱原始性》想给出一个心理学的回答。

这个回答首先隐含在作者的篇首格言，所运用的西塞罗的一段话，这也是贡氏多

次援引多次发挥的话，是潜含在本书中的基础意蕴，它讲的是即刻满足和审美快感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复杂关系大致有两层意思。贡氏解释说，有些东西可以给感官带来即刻的满足，比如漂亮的光彩和单纯的音乐节奏。不过，即刻的满足也会让人很快厌恶。这是文明社会的人所惯见熟闻的。尽管如此，人的审美快感却建基于这种生物反应，正是这种反应构成了艺术存在的基础，这是第一层意思。它的第二层意思则是自我克制。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差不多人人都喜爱观看漂亮的形象，例如明星照之类，这里有人的生物本能即弗洛伊德的本我[id]在起作用。但贡氏更强调，人是文明的人，还有弗洛伊德所谓的自我[ego]，所以人能培养起自我克制。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就是：“本我所在之处必有自我，它像须德海排水工程一样服务于文明。”文明需要的自我克制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性：一是它有道德维度，二是它区分人群的等级阶层。为什么我们会说拉斐尔笔下的丽人名媛要绝对高过美女明信片？这是因为，美女明信片倾向于刺激本我，松懈克制，而拉斐尔把我们的本我升华并融入一个更大的文明脉络，以至于人们得付出努力才能理解和欣赏拉斐尔的艺术。简言之，理解艺术需要在生物反应和自我克制之间取得平衡。而平衡需要的程度因不同个体、不同文明、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为转移。难怪有些社会表明，一些阶层的人寻求即刻简单的满足，而知识分子则拒斥低级趣味的东西，并否定简单的愉悦，赞赏那些经过努力学习才能获得的艺术欣赏。贡氏以音乐为例说道：

我们会对有节奏的运动和声音作出反应，这种生物性的反应是世人共有的。但是印度的音乐和欧洲的音乐都已经对这种简单的反应作出了修正。流行音乐的单调节拍和一部伟大交响乐的节奏框架之间的区别在于：古典音乐中的这种原始反应被抑制、被否定了，以便获得一种更多样化的满足。我们对色彩或形式的反应也是如此。<sup>1</sup>

然而，趣味的漂移、游走，它在即刻满足和自我克制之间的往复回旋，具有我们说过的道德的一面，因为我们是以文明社会成员的身份对趣味做出反应。我们通过教育和社会吸收文明的价值，这些价值有些纯粹是生物性的，属于心理分析的本我行为，有些则属于自我和超我的范围，例如崇高、优雅、慷慨等概念。“当我们欣赏一幅拉斐尔或米开朗琪罗的画时，当我们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或聆听莫扎特的音乐时，这些价

---

1 贡布里希：《艺术与科学——贡布里希谈话录和回忆录》，杨思梁、范景中、严善錞译，浙江摄影出版社，1998，第160页。

值都进入我们的感官，影响我们的反应。这又是一个反应和自我克制的问题。但在我们的社会，自我克制具有道德的维度，这一维度在所有的文明中都被强烈地认识到了。”<sup>1</sup>

西方艺术史上的复古倾向就总带有一股强烈的道德冲击力。本书中反复出现的一对论题：健康时代的作品，镌金凿石，纪烈荣神，信有所遗，咸成伟构；而衰败时代，淫巧侈丽，浮华纂组，趋夸饰 [meretriciousness]，尚庸俗 [vulgarity] 且迷脂粉 [effeminacy]。因此，复古的旗帜是，我们游艺依仁而不流于柔弱，征圣立言而求其雄阔。这可称为硬性的原始主义。软性的则是，考工爱美而不陷于淫佚，刊落盈辞而还其天质。从原始主义的立场看，可以把西方文论常用的一对范畴——“崇高”归于硬性，“优美”归于软性。回归米开朗琪罗是硬性的，而前拉斐尔派则是软性的。

这样的复古观念，就不仅仅限于艺术，实际上它远远越过艺术的界限。这也是我们将本书副题命名为“西方艺术和文学中的趣味史”的原因。书中征引了大量艺术之外的文献，有不少我们通常是在西方文论中读到的。但在本书的语境下，它们想不到的意义可能会卓然出现。另有一些古文旧章，则需要更广阔的阅读视野，难怪评论家说：“这样一部容量巨大的著作直指哲学、修辞学和观念史，人们难以知道它最终是否真正完成。此书在作者去世后出版，不妨把它看作以介乎某种慰藉与放弃之间的形式结束了作者的学术生涯。”

## 二

《偏爱原始性》出版后，学者们发表的书评不下五篇<sup>2</sup>，著名的两篇，一篇是 Clifford Geertz's "The Last Humanist"，刊于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02 / 09 / 26，一篇是 Christopher S. Wood's "The Unmodern Modern"，刊于 *The New Republic*, 2003 / 05 / 26。第一篇的作者格尔兹（1926—2006年）是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社会科学教授，书评写于贡氏去世后近一年，所以文章的开篇先给贡氏一个总体的评价，把他放在了老一代学者所怀有的抱负中：

1 贡布里希：《艺术与科学》，第162页。

2 例如，刊于 *The Hudson Review*, Spring 2003的 Karen Wilkin 的文章和刊于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Art*, Vol.4, issue 1, 2003的 Fay Brauer 的文章；发表于 Paul Taylor (ed.), *Meditations on a Heritage: Papers on the Work and Legacy of Sir Ernst Gombrich* 一书中的 "Gombrich and the Middle Ages" by Paul Crossley, "Gombrich and the Idea of Primitive Art" by Paul Taylor, 则为专题论述。

我们时代最有名的艺术史家恩斯特·贡布里希去年（2001年）以九十二岁高龄辞世，这似乎不是他个人职业生涯而是整个思想和感受力运动的终结。他是中欧最后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这些人致力于实现雅各布·布克哈特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发端的文化科学 [Kulturwissenschaft] 梦想：综合地、“科学地”研究西方高雅文化，同时保卫那种文化，以对抗现代野蛮可怕的简单化。文学上的库提乌斯 [Ernst Robert Curtius]、奥尔巴赫 [Erich Auerbach] 和斯皮策 [Leo Spitzer]，哲学上的卡西尔 [Ernst Cassirer]、波普尔 [Karl Popper] 和克里斯特勒 [Paul Oskar Kristeller]，艺术史上的潘诺夫斯基与贡布里希，他们大都是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从德国和奥地利逃往英国和美国的流亡者，出版了一系列令人敬畏的著作，渊雅自玉，言约旨远，以期挽救经历法西斯主义灾难后的欧洲学术遗产，在满目荒白、风雨迷错的战后世界予以重建。滞留在波恩、澄心著书以熬过恐怖日月的库提乌斯，在其庄严、不屈不挠的学术研究《欧洲文学和拉丁中世纪》（撰写于1928—1948年）的序言中写道：“本书不满足自身的科学目的，它关切的是对西方文明的维护。”这句话堪称是他们所有人的座右铭。

这段引文也是阅读《偏爱原始性》的基础。我们只有理解了作者为文明代言的抱负，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书。

格尔兹是位倾向文化史的人类学家，在中国有影响的著作是《文化的诠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1973年)，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 [Philip Alden Kuhn] (1933—2016年) 谈他早年的学术良师就有格尔兹在列。格尔兹的研究路线与韦伯 [Max Weber] 和帕森斯 [T. Parsons] 等人有关，也与贡氏有些许关联。<sup>1</sup> 他理解贡氏所谓的“偏爱原始性”，不是回归早先的简单的形式，因为原始性既非人类上古史的萌芽期，也非个人发展过程中的幼年期；现代艺术跟儿童画与原始部落艺术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心理定向，它无论从儿童和部落那里汲取多少灵感，学到多少方法，也不可能获得原型作品所具有的含义。这是对的。范景中老师在解释贡氏的一段话时也说：

现代艺术家越是追求原始的东西，可能与原始样板的观念越远。原始艺术尽管运用了许多方法，但却没有现代艺术家所珍惜的原始性，他们不可能为了艺术效果而复

1 Cf. Claude N. Paur, *Restoring Cultural History: Beyond Gombrich*, 2004.

归到一个更早的时期。原始性是艺术为进步而奋斗的副产品。往昔，这种进步的标志是以绘画为窗户，追求逼真效果的自然主义，通过不断修改概念性图式而接近目标。二十世纪拒斥这种窗户的参照框架，崇尚原始和童稚的图像，创立起一种新的参照框架，在这种框架中，不仅透视法和明暗法，实际上所有的技巧都成了有碍作品艺术价值的东西。

西方文明框架内的原始主义或复古主义，正是贡氏所关切、热爱和恐惧的真正对象。原始主义是对文明自身成就的一种自体免疫反应，可它有软性也有硬性，有创造也有毁灭。所以，贡氏才不惜笔墨和生命，去讨论“倒退的诱惑”，讨论对文明所要求的自律的反抗，讨论为何有意抛弃技法、规避完美。

格尔兹怀着兴致读完本书，却不禁怅惋，他觉得作者费心数十年，以坚定、无可挑剔的学识去追根寻源，最终却得出一个既无力又无益的结论，也就是《偏爱原始性》最后一章所说的：在制像中就像在物理空间中一样，有种“引力定律”，它反向作用于物体的运动。现代艺术就像古代和中世纪一样，它的引力作用和缩减三维为二维的问题，“都不可忽视”，“但鉴于很少有什么心理学定律总是有效，我想我们必须怀着兴趣来关注它（指制像中的引力定律）。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有权把图像的某些结构特征描述为‘原始性’并说它有道理吗？”（见本书第292页）

贡氏请我们关注制像中的引力定律，并在最后一章做了详论，这一定是个重要问题。但格尔兹不这样看。此处暂且把他的问难质疑先搁置一边，后文再论。

第二篇书评的作者伍德，是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研究者，更准确地说，是泽德尔迈尔 [Hans Sedlmayr] 和帕赫特 [Otto Pächt] 的研究者。身为耶鲁大学艺术史教授，他的书评自与格尔兹不同。他开篇就纳闷：贡氏为什么出现在如此多的条目当中。的确，二十世纪的艺术史家，没有哪位比贡氏为人引用得最多，给赞美得最多<sup>1</sup>，也被批判得最多。伍德本人就是美国批判贡氏的学者群，例如艾尔金斯 [James Elkins] (1955—)、卡里尔 [David Carrier] (1944—)、布赖森 [Norman Bryson] (1949—)，当中的年轻一员，这些二战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对那句古老的格言 *homo sum*:

---

1 贡布里希除了获得过一连串学术荣誉外，例如英国的最高荣誉Order of Merit (1988年)，还在他的故乡维也纳赢得盛名，第十区Favoriten的一条街道在2009年以他的名字命名Gombrichgasse，2011年，他的母校Arts Historical Society of the University of Vienna，以他的名义设立了Sir Ernst Gombrich-Young Investigator Award，以奖励年轻的艺术史研究者。

*humani nihil a me alienum puto* [我是人，所以人类的一切特征，我并不陌生]已有了新的见识，并且更倾向从负面去理解其意，因为他们不大相信在学问和道德上都严格磨砺自己的人。这拨儿人先是批判潘诺夫斯基，很快又调转矛头对准贡布里希。他们自视甚高，但不免给人以无星之称而权轻重、以未开之镜而照妍媸之感，做得过分时，又让人想起维吉尔的名言：*hos ego versiculos feci, tulit alter honores* [我写作，别人获誉]。有借批判名人而立名的味道。不过，他们大都反感贡氏对待现代艺术的态度，也许确实出于真心，而这也反映在伍德的书评中。他先是不得不出于礼貌地说一点儿好话，可即使如此，措辞还是有些诡譎：

贡氏的奇迹在于他的文体风格，他以自信而又轻松的笔触和令人欣慰的方式说服读者，还敏锐地注意句法、习语的动听和风趣。当然，他的常识 [common sense] 是不寻常的，他的平实语言的权威性其实是一个高明的错觉。

不过，这些话也真的抓住了筋节关键。锤炼语言是贡氏最看重的修炼，他的著作处处流露此意。他获得维特根斯坦奖的答谢词，就专门讲述了自己学习语言的经历，像他常说的那样，语言是人文主义者的入门标志。显示语言的奇迹，包括艺术语言的奇迹，与上述的为文明代言的抱负，二者合力构成了我们理解贡氏的基础，它也是理解《偏爱原始性》的出发点。

本书的第一章讨论的即是语言或者说文体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却远远不是笔触的轻松或者习语的动听之类所能概括，因为，即使单个的词语，也有其心理意义和社会意义，也有其价值判断。任何一个语言群体，它的成员都不难感受词语具有词典释义之外的意味，例如，饭 [meal] 不同于餐 [repast]，剃头匠 [barbers] 不同于理发师 [hairdressers]。古代修辞学家对词语选择中的社会含义尤其敏感。一个词语一旦置于价值观的坐标系，其意义就会出现变动与扭曲。如果一个粗俗的词因其质朴而受欢迎，那它就会让一个高雅的词显得矫揉造作。这也就是艺术家所用的语汇常被解释得变幻不定的原因。就此而论，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作家沉浸在古典文学里，一味讲究风格和辞藻，满脑子浮动着古罗马大诗人的好词佳言<sup>1</sup>，就不能仅仅批评为心目间没有事物的印象，我们还要考虑到他们如此拈字扯句的心理意义和社会意

1 参见钱锺书：《宋诗选注》序，三联书店，2001，第17页。



义。而原始性正是从此萌生。

有意思的是，伍德却否认贡氏是个人文主义者，他佩服的仅仅是贡氏的语言造诣，用他的话说“一位母语非英语的人竟能如此快速地掌握英语的节奏，简直让人震惊”。他震惊过后，便遽然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贡氏关于现代艺术的论述：

贡氏以其惯有的清澈和援引旧籍的雄辩敏锐，讲述趣味史上的那些迷人章节。但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当偏爱原始性突然爆发、全面反对模仿的艺术时，他便开始抨击。在最后一章，他冷嘲热讽地概述了毕加索、德国表现主义者和超现实主义通过部落艺术、民间艺术、儿童艺术和疯人艺术所努力复兴的艺术。他哀叹这种轻率而倒退的“幼稚病”，让如此而为的艺术家抛弃了图画模仿的技术，抛弃了五个世纪探索而得的精致成果。

伍德奇怪，费力五个世纪所获得的自然主义模仿艺术有什么值得珍惜。在他看来“我们的广告牌和麦片包装盒上，有着比所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更多更高水平的错觉绘画，虽然并非总是手工制作”，我们凭什么还要迷恋自然主义？这不妨称为伍德的问题之一。

伍德对艺术有这种自信，于是断言，贡氏有双重不幸，他不但看不出现代艺术的价值，而且连欧洲人与原始性接触的价值也不能充分评估：“因为十六世纪以来，每一次欧洲殖民地的征服，每一种战胜自然的技术，每一项艺术趣味的改进，都会遇到自我批评的原始主义的回应。”所以他用蒙田反思欧洲人对土著野蛮方式的蔑视、卢梭劝诫卡尔·凡·洛放下画笔不要更多犯罪为例，补充贡氏思想上或者知识上的缺陷。

鉴于以上批评，伍德不满意贡氏只把原始主义看成西方文明的一个插曲 [episode]，而没有把它看成一个基本结构 [underlying structure]。这是伍德的问题二。

现在让我们回到格尔兹的批评。众所周知，飞行是人类的三大梦想之一，莱奥纳尔多·达·芬奇是为此做出贡献的先驱。或许贡氏因对莱奥纳尔多太感兴趣，他写《艺术的故事》，不知不觉就提到了航空史。在《偏爱原始性》的最后一章，他又这样说：“模仿的艺术和飞行的技巧具有某些共同特征。模仿的艺术要克服在所有‘原始的’文化中支配着制像的自然引力。”格尔兹遗憾贡氏的这个论断。伍德则觉得这简直令人沮丧。他说：“我确信，把错觉主义的绘画和飞行工程作类比是个谬见。飞行有用，因为它缩短距离。很难想象一种文明会放弃这种力量。但是模仿性绘画也同样永远有用吗？”